

楔子 朱莉

“把她丢到柜子里，要是她闹就开枪打死她。”

从斯科普里号的船员被绑架开始，已经过去了八天，朱莉·真央一直被困在三米见方、装环境防护服的柜子里。她终于觉得熬不下去了，准备坦然接受被人射杀的结局。过了整整八天，她才做了这个决定。头两天，她待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她相信那些全副武装、把她关在里面的人不是跟她开玩笑。刚刚被带上这艘船的时候，飞船还没有开引擎，所以她一直在柜子里飘着，轻轻地摸着四壁，以免撞到墙上，或者撞上里面放着的环境防护服。等到飞船发动，引擎的推力才让她感到重力，能够静静地站稳双脚，然后慢慢地蹲下，蜷缩起来。她这几天都尿在了连身服中，但她担心的不是身上那还有余温、让人瘙痒的潮湿感，也不是尿骚味，她现在只想不要滑倒，摔在自己尿湿的那块地方上。她不能弄出声音，他们会开枪打死她的。

第三天，因为口渴，她不得不采取行动。周围都是飞船开动的噪声。反应堆和引擎低沉的隆隆声以亚音速向四处传播。随着各层甲板间增压舱门的闭合，里面的液压装置不断地发出嘶嘶声，钢制门闩也砰砰作响。许多人穿着沉重的靴子来回走动，在金属甲板上留下一阵笨重的

脚步声。朱莉一直等到四周所有的噪声都远去，才把环境防护服从钩子上取下来放到地上，同时留心着周围是否有人接近的声音。她慢慢把衣服拆开，取出里面的饮用水。那水不知道放了多久，一点都不新鲜，味道都变了。这套环境防护服显然很多年都没人用过，储水袋里的水有些温度，喝起来像泥水，但朱莉两天来一滴水都没有喝过，此刻觉得这是自己喝过的最好的东西。朱莉尽力克制自己不要大口吞咽，以免呛得吐出来。

等到尿意再次出现，她把环境防护服里的尿囊扯了出来，在里头尿了个够。朱莉坐在地上，屁股下垫着环境防护服的内衬衣，还是有点儿舒服的。她开始思考是谁绑架了她——联盟太空军？海盗？还是什么更凶险的人？她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第四天，朱莉感到与世隔绝，饥肠辘辘，百无聊赖。柜子里没尿过的地方越来越少，最后朱莉不得不踩在尿上。她听到远处传来哀号，那声音就来自附近，对方在殴打或者折磨她的同伴。如果绑架者发现了她，也许会把她带到她的同伴那里去。这没什么，她能忍受几顿暴打。她觉得为了再次见到同伴，这点代价还算不得什么。

关朱莉的柜子就放在内层密封舱门边。在飞行中，这儿通常都没什么人，不过朱莉并不了解这艘船的结构。她在想应该说什么，应该如何说明自己的情况。等到她终于听到有人过来时，她只是用尽全力大喊她要出去，结果嗓子里那阵嘶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把话咽了回去，活动活动舌头，想弄点唾液润润嗓子，然后再试。结果，喉咙里发出的又是一阵有气无力的咯咯声。

来人就站在柜门外，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说话。朱莉本来攥起拳头要捶柜门，希望有人过来，但等听到外面人说的话时，她把手缩了回去。

“不要，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是她船上的机械师戴夫。戴夫喜欢搜集以前的卡通片，有说不完的笑话。而现在，他正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求饶。

戴夫还是在重复那句话：“不要，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随着液压装置驱动闭锁螺栓发出的咔嚓声，内层密封舱门打开了，有人被丢了进去，肉体与金属的碰撞发出沉闷的声音。舱门在另一下咔嚓声后关闭，接着传来排尽空气的嘶嘶声。

等密封舱的闭合周期完成后，朱莉柜子门外的人离开了。朱莉没有捶门去吸引他们的注意。

他们已经把整艘船都清了个遍。被内行星¹太空军部队拘留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船上的人已经演练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了。他们把敏感的外行星²联盟数据抹掉，用看上去普通的日志覆盖这些内容，同时伪造了日志的时间戳。船长将任何过于敏感、留在电脑里会有安全隐患的东西全部销毁了。这样的话，袭击者登船时，他们就可以装无辜。

但这都无济于事。

入侵者根本不问货物或者许可证的问题，他们登船时表现得仿佛这就是他们的地盘。达伦船长像狗一样被打翻在一边。麦克、戴夫、李望等所有人都举起手，默默地被押走。不管这些人是海盗也好，是奴隶贩子也好，反正他们就这样把船员们从这艘小运输船上抓走了，而朱莉一直把这艘船当成自己的家。袭击者用一根对接管接上这艘船，连最基本的环境防护服都不让穿，就把船员押到另一艘船上。那对接管薄得像一层聚酯薄膜，之外就是空空如也的太空。希望这玩意儿别破，不然自己的肺就完蛋了。

朱莉也被押了过去，不过这些混蛋试图把她的衣服扒掉。

经过五年的低重力柔术训练，此时又处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狭小空间内，朱莉还是可以好好教训他们一下的。就在朱莉想着自己也许可以打赢他们时，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狠狠地砸在她的脸上，这一下打得朱莉眼冒金星。然后她就被锁进了柜子，接着就

1 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

2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以及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听到外面说“要是她闹就开枪打死她”。四天来，朱莉一声不吭，袭击者则在外面揍她的朋友们，然后还把其中一个从密封舱扔了出去。

六天之后，周围变得一片寂静。

朱莉一直在清醒和碎梦中轮回。她迷迷糊糊地听到脚步声、说话声、增压舱门开关的声音，还有反应堆亚音速的隆隆声，每次醒来她都听到引擎的声音在减弱。等到引擎完全停止运行，重力消失了，朱莉从坐着她以前的小艇一路狂飙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飘，她仿佛能听见身上肌肉紧绷的嘎吱声，仿佛在抗议这种变化，之后才慢慢舒缓下来。

她把自己拉到门边，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门上。她听到了空气循环系统安静的工作声，整个人顿时感到一阵惊恐。这艘船的动力和空气都在，但是引擎却没有打开，也没听到有人开门、走动或者说话。也许船员都去开会了，或者在另一层甲板上聚会，也许大家都在引擎室忙着修复飞船上的一个严重问题。

朱莉一整天都在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等待着。

到了第七天，最后一滴水也喝干了。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朱莉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听到船上有人活动。朱莉吸着从环境防护服上扯下来的塑料标签，等到弄出了点唾液，她就开始大喊，直到嗓子嘶哑。

但是没有人过来。

到第八天，朱莉已经有两天滴水未进，排泄物已经装满了四袋。她觉得死就死吧。于是朱莉把双肩顶在柜子的后壁，双手撑住两侧，然后用吃奶的力气踹门。第一脚带来的肌肉痉挛差点儿让她晕了过去。朱莉尖叫起来。

她对自己说，你这个蠢丫头。朱莉已经出现脱水的症状。八天时间一动不动足够让人肌肉萎缩。本来她至少应该伸展一下肢体的。

朱莉揉了揉身上僵硬的肌肉，一直揉到肌肉松弛，然后伸展了一下，把精神集中在一点，仿佛又回到了柔道训练馆。等她再次控制自己的身体时，她又开始踹门。一脚、两脚，踹到光线开始从门缝漏了进来。经过多轮撞击，门已经弯曲，只剩下三处铰链和锁定螺栓连在门框上。

最后一脚让门完全变形，螺栓从搭扣里被踹了出去，柜门摇摆着打开了。

朱莉一跃而出，双手半举。她拿不准哪种表情更有用，是吓唬人的表情还是被吓坏的表情，所以手摆不出相应的动作。

整层甲板上空无一人。密封舱、她待了八天的环境防护服存放室，还有其他六间储存室，全都是空的。朱莉从太空行走用的工具箱里挑了一把足够砸开脑袋的磁化管道扳手，然后下了船员梯，来到下层甲板。

她下了一层又一层。一路上，她看到船员舱里干净利落，几乎比得上军队宿舍的水平。食堂里有搏斗的痕迹。医疗舱是空的，鱼雷舱也是空的，全都空无一人。通信站也没人，电源被切断，门被锁了起来。只剩下几个传感器日志屏幕上还滚动着信息，从上面看不到任何关于斯科普里号的迹象。一种新的恐惧感盘踞在朱莉的心头。每层甲板、每个房间都是空的。一定出了什么事。是辐射泄漏，还是毒气泄漏？一定是什么事情迫使所有人疏散了。朱莉怀疑自己已经成了这艘船唯一的乘客。

但是，如果船员都疏散了，那她应该听到他们从密封舱出去，难道不是吗？

朱莉走到最后的甲板舱口，后面就是引擎舱，舱门没有自动打开，朱莉停了下来。锁定面板上的红灯显示舱门是从里面封死的。朱莉脑子里再次浮现出辐射或者重大故障的字眼。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从里面锁上？而且她路过了一块又一块舱壁控制板，上面的各种报警灯全都没亮。不，不是辐射泄漏，一定是别的什么。

这里遭受的破坏更严重。到处都有血迹，工具和箱子杂乱无章地摆着。不管船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是在这里发生的。朱莉打着电筒，从机械车间找来一些撬具，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门打开。门的液压装置松动了，她手动打开了舱门。一股温暖潮湿的空气吹了出来，带着一种不含消毒水的医院的味道，闻起来有些发甜，让人作呕。朱莉觉得这应该是审讯室，自己的朋友就在这里面被刑讯或者碎尸。她举起了扳手，准备在对方放倒她之前至少砸烂一个人的脑袋。在这无重力的环境中，朱莉

飘了进去。

引擎室很大，舱顶像教堂那么高。核聚变反应堆占据了正中央的位置。有些不对劲。朱莉本来以为会在反应堆上看到很多读数器、屏蔽罩，还有监视器，结果她看到的反应堆核心上好像有一层类似泥浆的东西在流动。朱莉慢慢地飘了过去，一只手握住了边上的梯子。那种古怪的味道已经快让人喘不过气了。

包裹着反应堆、像是泥浆的物质的结构是朱莉从来没见过的。上面有许多管子，看起来就像是血管或者气管，有些管子还有脉搏。这不是泥浆。

这是人体组织。

整个玩意儿上面的一处凸起转向了朱莉。和整个东西相比，这处凸起看上去还没有一个脚趾头或者小手指大。朱莉发现那是达伦船长的头。

这个头说：“救救我。”

第一章 霍顿

一百五十年前，地球和火星之间因为宗教纷争而导致的战争一触即发时，小行星带¹还是遥不可及的区域，那里有丰富的矿藏，几乎不可能开采，当时最大胆的企业都未曾想过开采外行星的矿产。后来所罗门·爱普斯坦造出了微型化改进型聚变引擎，把这种引擎装上一艘三人小艇，然后出发了。用一台不错的望远镜，现在还能看到这艘飞船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远方虚无的宇宙进发。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棒也是为时最长的葬礼。还好，所罗门·爱普斯坦在家中的电脑上留下了设计图。于是，爱普斯坦引擎虽然未能让人类飞出太阳系，却可以前往太阳系内的行星。

坎特伯雷号被改造成运冰船前是一艘殖民船。这艘船长七千五百米，宽两千五百米，这比例和消防栓差不多，里面大部分都是空的。这艘船曾经满载旅客、补给、设计图、机械、环境空泡以及人们的希望。因为这艘船，现在土星的几颗卫星上住了将近两千万人。坎特伯雷号陆续往这些卫星上运送了将近一百万人，慢慢地，他们发展到了今天的规

1 介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密集区域。

模。木星的几颗卫星上有四千五百万居民，天王星的一颗卫星上则住有五千居民，这里曾长期是人类文明最遥远的前哨。后来，摩门教徒打破了这个纪录，他们建造出世代飞船，向着系外行星进发，去追求生育自由的权利。

然后还有小行星带。

如果你在外行星联盟的招募官喝醉的时候去问小行星带的人口，他们会说那儿有一亿居民；如果你去问内行星的人口调查员，他会说那儿人口有将近五千万。无论哪一种统计数字更准确，这么庞大的人口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普恩科林水资源公司旗下的坎特伯雷号和他的几十艘姐妹舰在美丽的土星环和小行星带之间不断往返。估计直到飞船变成废铁，或者人类历史进程再次改变，这些船才会被淘汰。

吉姆·霍顿觉得运冰船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有人在后面喊：“霍顿？”

霍顿转头看着机库甲板，发现总工程师内奥米·长田高高地站在那儿。她足有六点五英尺高，蓬松卷曲的头发被束成了脑后的一条黑色发辫，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愉快，但有点儿愠怒。她抬起双手，而不是耸耸双肩，这是小行星带人特有的习惯。

“霍顿，你在听我说话吗？”

霍顿说：“在听啊。你刚才说，你遇到了一个问题，但因为你真的很棒，就算资金或者设备不够，你也能把问题搞定。”

内奥米笑了，说：“你刚才没在听我说话。”

“我走神了。”

“好吧，反正基本情况你了解了。骑士号的起落架在大气层里不好用，要换掉密封圈。这没问题吧？”

霍顿说：“我问问老头子。不过我们很久没在大气层里用过穿梭机了吧。”

“从来没用过，不过按照规定，我们需要至少一艘可以在大气层内飞的穿梭机。”

内奥米在地球出生的助手阿莫斯·伯顿在空港那头喊道：“嘿，老大！”他朝着他们大概的方向挥舞着一只大手。他口中的老大指的是内奥米。虽然阿莫斯在麦道维尔船长的船上工作，而霍顿是副船长，但在他眼中，只有内奥米是他的老大。

内奥米大声回应道：“什么事？”

“电缆坏了，我去拿零件的时候，你能拿住这个鬼东西吗？”

内奥米看着霍顿，眼神里是“这事不用我继续说”的意思。她嘲讽般地打了个哈哈，哼了一声，边走边摇头，油腻的工作服下是她高瘦的轮廓。

在地球太空军服役七年，在太空和平民共事五年，她从来都没有习惯小行星带人又高又瘦、看上去缺乏真实感的骨骼结构。在有重力的环境中度过的童年永远地改变了她看待事物的方式。

在中央电梯那里，霍顿的手指在导航面板的按钮上停了片刻，脑子里想的是爱德·图昆波的模样，她的微笑、她的声音，还有她头发上广麝香和香草混合的味道，然后他还是按下了医务室的按钮。工作第一，享乐第二。

医疗技师谢德·嘉维猫在实验台那儿，正在为卡梅隆·帕吉左臂的残余部分清创，这时霍顿走了进来。一个月之前，帕吉的手肘被一块秒速五毫米、重达三十吨的冰块压断。对于这种在零重力环境中切割移动冰块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伤并不罕见，而作为这类工作的专业人员，帕吉命中注定是要受伤的。霍顿把头探过谢德的肩膀，看着这位医疗技师将一只医疗用蛆从已经坏死的人体组织上扯下来。

霍顿问：“情况如何？”

帕吉说：“看起来很不错，长官，我还剩下一些神经，谢德一直在跟我说人工假肢如何安装。”

医疗技师说：“但前提是我们可以把坏疽控制住。”他肯定地说：“我们在到谷神星¹之前，帕吉的状况不会好太多。我看了看帕吉的保

1 太阳系中最大的也是唯一一颗位于小行星带的矮行星。谷神星直径约九百五十千米，是小行星带中已知最大最重的天体。

险，他签的保单足够长，能让他得到一套含压力和温度传感器以及精密电机软件的假肢，这套假肢会和真的手臂一样棒。内行星有一种新的生化凝胶，可以让手臂长回去，但这没有包含在我们的医疗保险里。”

“去他的内行星人，去他的神奇万能凝胶。我宁愿装一条由小行星带人制造的上好假肢，也不愿意用那些混蛋在实验室里长出来的东西。光是用了他们那昂贵的手臂就可能将你变成一个混蛋。”帕吉说道，然后他补充说：“哦……啊，无意冒犯，头儿。”

霍顿说：“没觉得受到冒犯，我只是很高兴我们可以让你好起来。”

帕吉狡黠地咧嘴一笑，说：“告诉他另一件事。”谢德的脸红了一下。

谢德避开了霍顿的眼睛，说：“我是从……呃，从其他装好了假肢的人那里听说的。显然你在和假肢磨合时，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

霍顿好一会儿都没开口。直到谢德的耳朵变得绯红，霍顿才说：“不赖，那坏疽的情况呢？”

谢德说：“有一些感染，蛆已经将感染控制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炎实际上是件好事。搞定坏疽并不难，除非它扩散了。”

霍顿问：“他能参加下一轮工作吗？”

帕吉第一次皱起了眉头，“哼，我当然可以，我到时候会准备好的。我总是随叫随到，长官。我就是这样的人。”

谢德说：“也许吧，具体得看假肢磨合得如何。如果这个不行，那就得试下一个。”

帕吉说：“去他的，我一只手就可以搞定冰块。”

霍顿忍住没有笑出来，说：“我还是那句话，不赖。你们继续吧。”

帕吉哼了一声。谢德又扯出来另一条蛆。霍顿回到电梯，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坎特伯雷号上的导航站里的样子很普通。霍顿第一次自愿参加太空军时，他在旗舰上的确看到了一面墙那么大的显示屏，但是即便在旗舰上，那显示屏看上去也更像是个装饰，实际上并不需要。爱德坐在两